

# “墨写的谎言 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1947年劝工大楼惨案和百货业职工的斗争

赵莱静 辛宪锡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1947年劝工大楼惨案和百货业职工的斗争**

**赵莱静 辛宪锡 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1947年劝工大楼惨案和百货业职工的斗争

赵莱静 辛宪锡 编写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 × 1092 公厘 1/32 印张 1 1/16 字数 19,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

统一书号: 11074·243

定 价: (六)0.09元

封面设计: 冒怀苏

## 編者的話

一九四七年的“二·九”愛用國貨鬥爭，是解放戰爭時期，在黨的領導下，上海人民所進行的一次愛國民主運動。為了向讀者介紹這次鬥爭的起因、經過和結果，我們訪問了當時“三區百貨業工會”（這是在黨指示下成立的、當時全市性的百貨業工會）的負責同志，根據他們的講述和提供的資料，編寫了這本小冊子。

由於水平低，再加有關的資料不多，雖然寫了下來，深感缺點很多，遠不能反映當時鬥爭的複雜和尖銳。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廣泛的听取大家的意見，特別是當時百貨業職工同志的意見。我們準備根據大家的意見，再加以修改。

編寫者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 目 录

|   |                       |    |
|---|-----------------------|----|
| 一 | 多灾多难的中国·····          | 1  |
| 二 | 組織起来·····             | 5  |
| 三 | 血腥的暴行·····            | 7  |
| 四 | 怒火燒起来了·····           | 15 |
| 五 | “墨写的謊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 20 |
| 六 | 邪不压正·····             | 25 |
| 七 | 胜利的結束·····            | 29 |

## 一 多灾多难的中国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获得了胜利。为八年抗战付出了重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在日本投降以后，迫切地要求重建和平的生活，把祖国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要建立它在全国的独裁统治，竟悍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意愿，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反人民的全国性的大内战。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反动派向解放区的进攻达到了顶点。

在向解放区进攻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它对国统区人民残酷的统治，一方面压迫劳动群众出粮、出税、出丁，敲骨吸髓，以供其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另一方面，实行恐怖的法西斯统治，警察、宪兵、特务到处横行，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暴虐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人民和爱国民主运动。国统区的广大人民陷入贫困、饥饿、黑暗的深渊，没有一点“民主”“自由”可言。

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内实行独裁、内战的政策，对外则卖国求荣。它为了取得更多的美元，就更加大量的出卖国家主权。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即它发动全面内战前后的时间里，它出卖了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的主权，出卖了中国的警察、司法等内政主权，还出卖了中国的外交和财政经济主权。一九四六年

十一月四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又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的全部内容，用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全部领土、全部事业一律对美国开放”。这是个赤裸裸的卖国条约。

“中美商约”的签订，象黄河决了口一样，使得美货和美国剩余物资的洪流，排山倒海地涌进了中国市场。花旗蜜桔、克宁奶粉、罐头食品、美国服装、玻璃丝袜、玻璃皮带、玻璃皮包……这些数不胜数的奢侈品、消耗品充斥着全上海的大公司大商号。当时上海就象淹没在美货的汪洋大海里，有谁能辨出这是中国的市场？

“美国的市場，玻璃的世界”，这是当时上海的写照。

美货畅销，使得中国国民经济迅速崩溃。美货已经成为“美祸”，剩余物资已经变成“剩余灾”。在“美祸”和“剩余灾”的夹攻下，中国民族工商业奄奄一息，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仅一九四六年八月到十二月，就有三十万工人失业，倒闭的工厂则有二百多家。以制袜业来说，上海原有五百余家，自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后，美国玻璃丝袜大批输入，而且售价很低，于是整个制袜业市场为美货所独占，上海中国资本的袜厂，起先每天只能开工二、三小时来维持，后来象中国、泰记、勤益、华安、福康等十多家大型厂商，全部停工。毛纺织业亦是如此，一九四六年八、九、十三个月美货在上海总销一百万码，而国货仅销五十万码。因此，正当严冬人们需用毛纺织品的时期，先有大纶毛织厂的停业，继有亚中毛织厂的关门。再看罐头工业，当时上海的菜市场 and 食品商店，无不堆满美国罐头食品。结果，全市一百八十余家的罐头厂商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十

日前，只剩五十余家了。

其他如制革业，造纸业，火柴业，卷烟业等，也都因无法与美货竞争而有不少工厂先后倒闭。

总之，“中美商约”对美国独占财阀是一个可耻的胜利，而对中国民族工商业则是紧紧卡住了脖子，中国国民经济濒于总崩溃的危险境地。由于美货壟断了整个市场，再加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物价就象断线风筝，无限上升，当时广大职工的生活普遍贫困。不少职工家庭只吃二餐薄粥与杂粮，衣衫也破旧不堪。

然而，在风雨飘摇之中挣扎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难道愿意就此坐以待毙吗？从事商业工作的广大职工，难道愿意为推销美货服务，替洋人和大买办赚钱，而让自己受尽穿不暖吃不饱的痛苦吗？特别是那些已经过着最低生活的工人们，难道愿意被打入失业贫困的悲惨境地吗？不，受尽了国内外敌人残酷剥削与压迫的上海广大职工，对反动政府大打内战、出卖国家主权、美货充满街头、工商业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高涨、生活贫困是万分愤怒的，反美反蒋的情绪，是万分高涨的。职工们认识到：要想挽救民族危机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上海百货业职工的阶级觉悟是在党的不断教育下逐步提高的。在抗日战争初期，职工们就接受了党的领导，并曾进行过多次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上海百货业职工曾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下，联合商业界爱国人士，以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名义组织过战时服务团，参加战地慰问、救护伤兵、救济难民、广播抗战新闻等工作。通过抗日

救国运动，广大职工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群众組織也开始扩大起来。一九三九年底，上海成为孤島，日汪势力逐漸渗入，租界的統治者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謀取和日汪妥协，这时候，大新、先施、国貨、永安等百貨公司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就向資本家展开了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抗日战争一胜利，百貨业职工又在党的领导下，筹組了适合当时群众觉悟水平的“同人联誼会”。自一九四五年九月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上海百貨业职工曾进行了五次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除此以外，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檢舉汉奸李泽的政治斗争。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汉奸竭尽包庇的能事，大汉奸不审不捉，中汉奸陸續釋放，小汉奸审来审去。百貨业职工为檢舉汉奸李泽所进行的胜利的斗争，对职工們有很大的教育，群众开始認識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卖国求荣的汉奸原来是一丘之貉。

通过历次的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各公司涌現了大批群众領袖和积极分子，原来分散的联誼会組織形式已不能满足广大职工进一步团結和进行更大的斗争的要求。为了从組織上巩固历次斗争的胜利与进一步加强职工团結，在党的领导下，由各公司联誼会推派代表筹組工会，經過了一个阶段的努力，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成立了“三区百貨业职业工会”（实际是全市性的百貨业工会，因受国民党限制而用“三区百貨业工会”的名称）。

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百貨业职工进一步团結和組織起来了，标志着群众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二 組織起來

一九四七年二月，黨指示百貨業工會：根據廣大職工群眾的愛用國貨的迫切要求，工會要立即領導群眾有組織的展開愛用國貨抵制美貨運動來配合解放戰爭。因為當時開展這一運動，既可發動群眾，使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結合；又可以使職工運動帶動民族資本家，擴大反對美蔣的統一戰綫，配合當時的解放戰爭。根據黨的指示，百貨業工會首先開會，在會上提出了“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的口號。當時，正好是中國國貨公司十四周年紀念，工會利用這個機會召開了一次座談會，擴大“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的宣傳，並征求民族資本家的意見。資本家也深感美貨威脅之大，對開展這個運動表示同意。但是，他們又嫌“抵制美貨”的口號太“政治化”，怕引起當局的反感，主張只提“愛用國貨”的口號。工會沒有接受他們這一意見，認為它不能充分表達廣大職工群眾的要求。在美貨泛濫的情況下，要“愛用國貨”，當然就要“抵制美貨”。經過工會的堅持和一再指出“抵制美貨”的必要性，資本家最後才接受了“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的口號。

二月五日，工會又召開了百貨業職工積極分子座談會。會上群眾紛紛發表自己對愛用國貨的意見，一致要求展開“愛用國貨、抵制美貨”運動。大家迫不及待，說干就干，就在那個會上，正式成立了“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愛抵會”）。

二月六日，“爱抵会”发表了“爱用国貨、抵制美貨”的宣言，說明抵制範圍只限于奢侈品、消耗品及本国厂商已能生产的产品及代替品，其他原料、机器工业品等不在抵制之列。二月七日，“爱抵会”向各工会以及工厂商业單位分发請柬，决定二月九日假新都劇場召开大会，正式成立“爱用国貨抵制美貨运动委员会”。二月八日，又发表了“告各界人士書”，号召大家“不能束手待斃”、“必須挽救自己的命运”。

为了扩大影响，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爱抵会”决定在二月九日开成立大会的那天，邀請郭沫若、邓初民兩先生到会演講，演講的内容为工厂商店倒閉的原因和如何挽救民族工商业危机等問題。

当一切工作准备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在二月八日晚上，情况发生了变化。“爱抵会”突然接到新都劇場老板通知，通知說：新都劇場另有急用，不再出借。原来“爱抵会”的活动情况早就有內奸姚卓人（新新分会理事）报告給国民党当局了。那时和他在一起活动的，还有許多国民党特务。敌人窃得“爱抵会”开会通知以后，就去威吓新新資方，不准出借劇場給“爱抵会”开会，假如出借，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新新老板負責。在敌人的威胁下，新新資方终于不敢出借新都劇場。针对这种情况，“爱抵会”負責人馬上召开紧急會議，連夜討論，当时也估計到敌人有可能破坏。所以，开呢还是不开？当时决定不下来。后来經過反复深入的討論，大家一致認為这个反蔣反美运动是一場与敌人的严重斗争，会應該設法开，况且請柬已經发出，如不开影响很大，因此，决定照常召开。就这样，在九日的早晨派出了一批糾察，守在新都劇場門口，通知前来开会的群众，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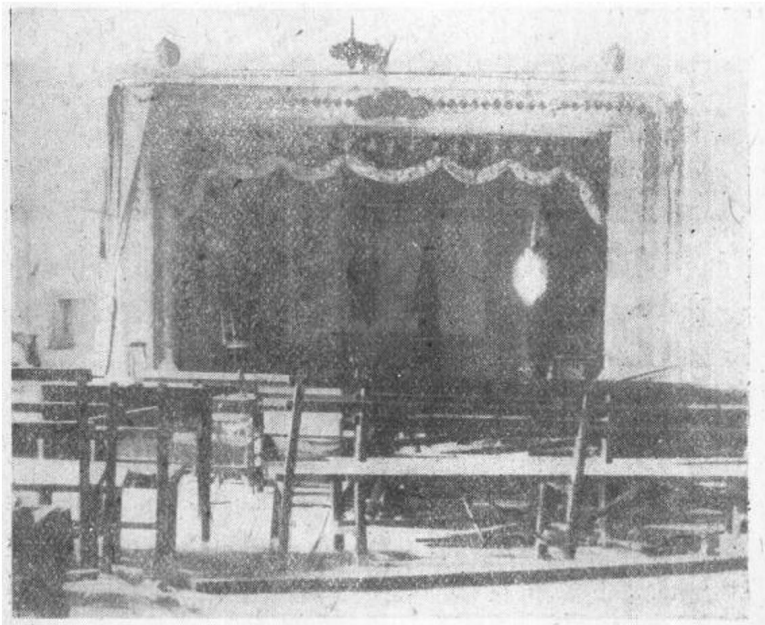
議改在南京路劝工大楼三楼工会会所举行。

### 三 血腥的暴行

二月九日，虽然時間短促，宣傳和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会场又临时改变，但由于群众爱用国貨心切，清早七时已有不少群众紛紛走向劝工大楼。不到九时，会场里已经是人头拥挤，座无虛席了。由于参加的人很多，当时連扶梯上也站满了人，站在馬路旁的人也不少。热情充沛的郭沫若、邓初民先生也已赶到。会场气氛庄严热烈，群众情緒空前昂揚，齐声高唱“赶不走那美軍心不甘……”“美国貨，害人精”等歌曲。歌声壯烈激越，充分表现了广大职工群众爱国的热情和团結的意志。

当歌声暫歇，會議即將开始的时候，三楼会场門口突然哄起来了。一批約兩三百个不明身分的人，卷着袖子，手持伪造請柬，一股杀气地向会场內冲来。會議招待为了維持秩序，走过去和顏悅色的对他們說：“里面人已挤滿了，請慢慢地进去！”誰知那群暴徒立即象瘋狗一样狂吠起来：“不讓我們进去为什么发通知給我們？”“混蛋！向里面冲！”其中一个滿臉横肉的傢伙，看样子是这批人的头子，乘机向前，借口签名，猛的一脚將签名桌踢翻，然后揚臂高喊：“打！”这时，有一批預先混在会场里的特务也霍的站了起来，掏出鉄尺鋤头，只見一个傢伙把手一招，于是，內外的特务打手，兩相配合，在场內場外，樓上樓下，殘忍的行起凶来。特务掄着鋤头鉄尺，見人即打，見物即毀，一时場內灰沙迷漫，叫喊震耳。职工群众見此情景，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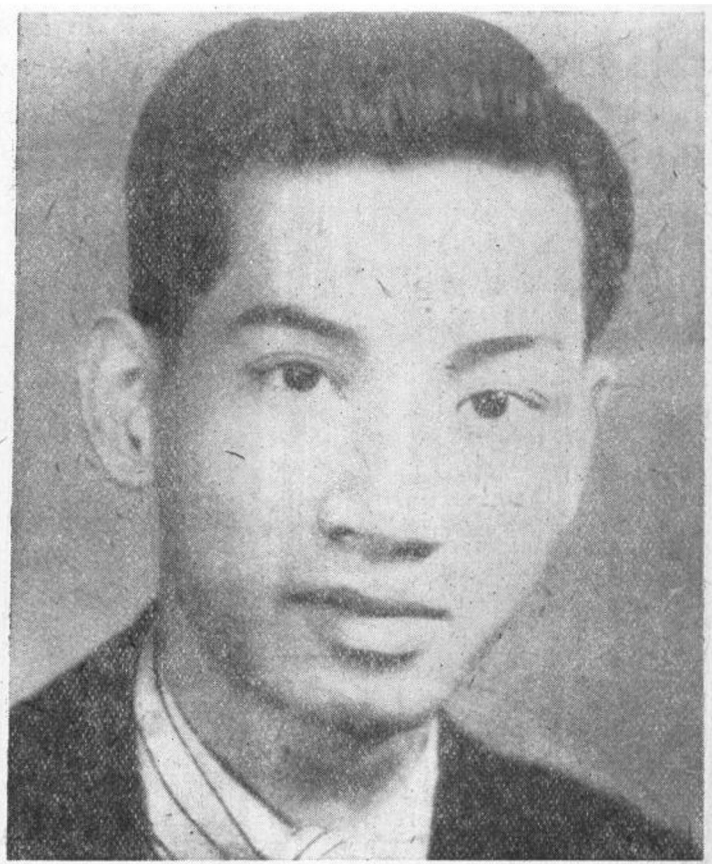
到了极点，許多人很快聚攏到一起拉起手来，一面抵抗，一面保护女同志撤退。而野兽似的特务越打越凶，他們打紅了眼睛，抓起被他們折断的椅子脚，帶釘的桌子腿，使勁向主席台上抛擲。又抓起灯泡、痰盂、茶杯，乱向职工們打去。这时，主席台的傢具杂物全被击毀，孙中山的挂象也被打得稀爛。在特务



被搗毀的大會會場

大肆行凶，鋤頭鐵棒當頭的情況下，只要稍有正義感的人，有誰能不氣憤，能不挺身而出。就在這時候，永安公司鞋子部的职工，平時最謙和最老實的梁仁達，憤怒的向特務們喊道：“我們愛用國貨，你們為什麼打我們？”這實在是每一個愛國老百姓的正義呼聲。可是，當他喊出這句話以後，特務便大批擁過來，抓住他，將他從三樓打到二樓，二樓打到一樓，又攆到大門

口。除了拳打脚踢，又用铁尺乱搞，梁仁达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最后倒绝于地。



爱国英雄梁仁达烈士遗象

特务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无比愤怒。在主席台前排起队、拉起手的招待人员和青年职工，在掩护妇女们撤退以后，一面保护郭沫若、邓初民先生退至晒台，翻越窗

口到劝工銀行避凶；一面又英勇地向敵人反击。当特务把桌椅茶杯擲来的时候，职工們就把桌椅茶杯擲回去。职工群众高唱着“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歌曲，坚持斗争二十多分鐘，使特务打手不敢走近主席台一步。最后大家齐声怒喊：“冲下去捉特务呀！”这时，特务头子見势不妙，才拔出手枪，指揮特务打手退出会场。



梁仁达在仁济医院时之惨狀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会场內布置了特务打手，而且在会场外、扶梯上、馬路上也五步一崗的布置了特务打手。当会场里的特务退出时，外面的特务就立即与楼上的特务相呼应，只要他們看見有人从会场里跑出来，就立即抓住毆打，从扶梯上打到大門口，从大門口打到馬路上，直打到山东中路和拋球

場附近。新新公司有个姓范的职工被十几个特务拖着从劝工銀行門口一直打过十几家商店門口，他被打倒在地上以后，几个暴徒就跳到他身上乱踩。中国国貨公司職員高宗耀被暴徒从楼上打到楼下，特务还反咬一口嚷道：“你打人！你打人！”高宗耀是个瘦弱的少年，黄色的臉上被打得处处浮腫，滿嘴流血，最后人被打昏了，身上長衫也被撕得稀爛。

特务們在馬路上行凶也激起了过路群众的无比憤怒。但是，当一些路人过来劝阻时，特务們也不管三七廿一，抓住路人便打。有一个过路的姓梁的小孩子，也被暴徒用梃脚在腰部重重打了一下，小孩子張着嘴要哭也哭不出声来。几个暴徒又把他狠狠踢了几脚，罵了几声“出老！”然后才放开手去毆打别的过路人。

当时，街上有一个义警激于义憤，向一个大块头打手問道：“你們为什么打人？”不料那傢伙滿臉杀气地反問：“你是不是黃浦分局的？我們是奉私命来的！”說着掄起拳头想揍义警，义警見勢不好，扭头走了。

特务打手肆无忌惮的行凶达四十分钟之久，除了毆打手无寸鉄的群众以外，会场全部傢具杂物被搗毀，与会职工的私人物件，如大衣、皮鞋、西裝、圍巾、手表、金戒指、鈔票等也都被打手当作战利品劫去，連會議簽名簿也被搶去。在暴徒行凶如此長的时间里，上海国民党的警察竟没有一个出来干涉，馬路上的交通警也都走开不管。

当暴徒行凶完毕，有一个特务向他們的头子說：“吉普卡为什么还不开来，难道还要我們走回去？”一个头子模样的人說：“慌什么！先到宁波同乡会再說！”說着就帶領这群暴徒，大

搖大擺往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去了。

反动派安排得惡极了，当暴徒們剛剛离去，事先停在河南路黃浦分局的警备車“哇哇”地叫着开来了。警备車开到劝工大楼門口停下来，一批全副武裝的警察，看見佩有百貨业徽章的职工就抓。一批身受重傷的职工首先被抓到警备車上，工会理事長陈施君也被抓走。一共拘捕了十七人。在抓人的同时，警察局又下命令給全市医院，凡是受伤者都是“政治犯”，不准給医治，并要馬上报告警察局。这样，又有四个去医院医傷的职工也被抓走，一起关进黃浦分局。

反动派在劝工大楼門口布置了三个特务，留下来以观动静，当警局来抓职工时，也一并帶进了黃浦分局。但是，屁股还未坐热椅子，一了解是自己人，就偷偷的把他們放走了。

另外的二十一个职工被关在昏暗的候审室里，等候审讯。被关起来的职工拥挤在一处，憤慨到了极点，但大家并不害怕，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些全是反动派临死前制造的罪惡，倒增加了同仇敌愾的情緒。有一个职工还說：“我們这些人本来都互不相識，現在一同被打，又一同坐牢，一同吃官司，我們成了真正的难兄难弟了。”二十一个职工被关了大半天，直到下午一时半，审讯才开始。反动派根据他們事先布置的問話，逐一訊問，总不外乎这几个問題：

“为什么要参加演講会？”

“唱反美歌曲系何人指揮？”

“怎样受騙？又怎样互相打起来的？”

“爱抵会系何人最先发起？”

.....